

說部叢書

第二十八集
第十編

歷史小說

西班牙宮闈瑣語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最 有 興 趣 之 小 說



林

說



每集二角

小說月報出版以來。蒙大雅不棄風行一時。其中短篇小說。標新領異。尤承社會歡迎。茲特將一二三年月報中短篇一百餘種。彙刻成集。名為說林。以便愛讀諸君之流覽。茶餘飯後。極良好之消遣品也。

陸續出版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印刷
中華民國四年四月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廿七日再版發行

(西班牙宮闈瑣語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發行人兼
著作人

商務印書館

右代表人

上海棋盤街中市模

印刷人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昌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蘭谿
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

西班牙宮闈瑣語

記得前年跟我哥哥（西班牙國王）到本國南部去聽得人說塞維里 Sevilla 一位紳士有一隻南美送來的鸚哥能說皇后萬歲紳士稀罕到什麼似的但是不多時我國就革命了把國體改做共和這鸚哥那里知道仍舊喊著皇后萬歲須知當時這四個字擺在嘴裏非但不討好可是犯忌諱的紳士就把他關在一間屋子裏親自去教他說共和萬歲好一個聰明不過的鸚哥不多時居然能說共和萬歲了但是他的記憶力很強過了許久還是不忘記皇后一個不留神就順口說了皇后萬歲紳士又用了許多工夫好不容易纔專說共和萬歲偏偏不湊巧不到幾年又鬧出二次革命的大風雲來把共和推翻改了君主政體這時一般臣民都趕著說君主萬歲共和萬歲的一句話又不時髦了紳士只得重新把鸚哥關起來拚著工夫要他說君主萬歲鸚哥摸不著頭腦一時變不過來紳士十分著急不免用了些強迫教育的方法過了一會子就把那鸚哥麻煩死了咳！這聰明可貴的鸚哥還不如

能。鳴。的。雁。往。時。中。國。田。舍。人。家。有。兩。個。雁。一。個。能。鳴。一。個。不。能。鳴。主。人。就。吩。咐。先。殺。不。能。鳴。的。畢。竟。能。鳴。的。多。延。一。刻。殘。喘。偏。他。不。幸。來。到。我。國。又。丁。著。政。海。風。雲。變。幻。不。測。的。時。代。因。爲。有。了。說。話。的。才。能。反。活。活。斷。送。了。性。命。這。不。是。我。生。不。辰。麼。我。爲。什。麼。記。起。這。一。件。故。事。來。呢。因。這。鸚。哥。的。慘。史。於。我。極。有。關。係。他。念。念。不。忘。的。皇。后。就。是。我。母。親。以。薩。伯。第。二。Isabella 他。學。不。來。君。主。萬。歲。一。句。話。因。而。送。命。這。君。主。就。是。我。的。哥。哥。亞。方。朔。第。十。一。Alfonso XII 我。們。從。千。八。百。六。十。八。年。出。亡。到。千。八。百。七。十。四。年。歸。國。就。是。那。共。和。的。緣。故。當。時。皇。族。中。人。被。禁。錮。在。一。處。雖。然。宮。室。華。美。服。用。奢。華。舉。動。却。絲。毫。不。能。自。由。那。日。子。難。過。比。脫。倫。克。男。爵 Trenck 難。堪。得。多。簡。直。同。監。牢。裏。囚。犯。一。樣。而。且。疑。神。疑。鬼。惟。恐。怕。遭。人。暗。算。要。嘗。嘗。牽。機。藥。的。味。道。這。精。神。上。苦。痛。可。想。而。知。了。所。以。被。逼。不。過。三。十。六。策。走。爲。上。策。不。得。已。做。了。亡。人。當。時。我。不。知。道。這。種。委。曲。心。想。我。們。住。的。穿。的。吃。的。都。還。去。得。也。就。罷。了。偏。要。避。難。似。的。奔。波。很。是。覺。得。詫。異。

我國第一次革命是一八六八年。就是鸚哥交惡運的時候。我那時還是小孩。不識不知。不懂他們亂的是那一回事。好在聽人家說起來。似乎我既生在貴冑人家。那革命事件不足擾亂我的心緒。因爲幾千年歐洲各國的王位都是幾個人家世襲父終子及。一代一代傳下去。社會承認他法律保障。他把那帝王的座椅當做家產。各國都是一樣。王族中人出世就是貴人和富人的兒子。出世就是富人是一樣的。比著尋常百姓總要高著幾級。他們一開口就自負是王家血統。皇族的血是貴血。其餘都是賤血。因爲這血上頭分了貴賤。這婚媾上頭就劃了界限。皇族只是和皇族結婚。就是君主政治。不善或民心不歸附。他以致被廢。那繼位的君主仍舊須是皇族的血統。就國家變了共和。皇族與別國君主總有姻婭關係。所以君主可以失。去尊榮。皇族不至變易地位。我于第一次革命照例的吃飯睡覺。雖然被禁在籠子裏。沒有像鸚哥那麼不幸。就是皇族兩字的庇蔭了。我母親當時挈著兒女離了祖國。到了巴黎。借法國的東宮住了。 Palairde Castile 承蒙法國皇子拿破侖第三

Napoleon III 把待國皇的禮待我母親。遇著大典或是大讌會。我母親常常周旋其間。仍舊不失一國皇后的體面。那拿破侖第三。常常和我哥哥姊姊一起頑耍。我因年紀太小。同他們合不來羣。後來普法開戰。普國兵來圍巴黎。我正患著麻疹。他們用氈毯把我裹了。逃往諾爾曼省。Normandy 途中還看見德國武裝的兵士。如今追憶起來。人生數十寒暑。就像白駒過隙。我如今雖然仍是皇族的身分。重提往事。原不同白頭宮女零落龜年。但是時過境遷。却也不堪回首。不免先將小時情狀敘述一番。

我從那一年起。自己纔有知識。原不能指定。只是我的性質。從小是善反抗的。第一次表示這特性。就是戴耳環。皇族最要緊的門面。是服御珠寶。所以穿耳是第一要義。穿了耳。掛著雪亮的金剛石。賽過掛了一塊皇族的招牌。但我覺得這件事妨害我身體的活潑。滿肚皮不願意。這就可見從小不受裁抑了。我又喜歡出門頑耍。偏有許多繁文縟節來拘束我。心上很是厭惡。不道常常反抗。却習慣成了天性。我們

孩子們在宮中頑耍。左右不過幾間屋子。而且保姆步步守著。事事干涉。有時我們到樹林裏去。他們也跟著。偶然遇著平民家小孩。同他講話。保姆就要干涉。不是公。主。體。制。其。實。什。麼。體。制。不。體。制。不。過。他。門。要。在。母。親。面。前。獻。勤。所。以。格。外。瞎。小。心。罷。了。我。想。天。下。最。可。惡。的。東。西。無。過。于。這。班。老。婆。子。不。知。香。臭。晚。上。還。要。伴。著。我。睡。覺。我。恨。得。什。麼。似。的。常。常。同。他。們。嘔。氣。宮。中。祇。有。一。個。天。井。有。一。個。池。塘。夏。天。放。魚。在。池。裏。裝。做。漁。翁。樣。子。冬。天。就。在。上。面。跑。冰。這。算。是。我。得。意。之。作。但。是。面。積。很。小。不。到。兩。步。就。上。了。岸。這。宗。游。戲。場。在。巴。黎。可。是。要。遺。笑。大。方。了。我。雖。不。自。由。却。不。肯。頽。喪。所。以。我。一。生。歷。史。純。粹。是。排。斥。專。制。尊。崇。自。由。歡。喜。的。是。在。曠。野。日。光。中。跳。躍。恨。的。是。坐。在。屋。子。裏。弄。偶。人。也。知。道。公。主。是。尊。貴。却。不。願。輕。賤。人。家。有。一。個。僕。婦。的。外。甥。寄。養。在。宮。中。我。很。喜。歡。他。因。年。紀。相。同。當。他。朋。友。看。待。常。和。他。說。道。我。們。同。是。個。人。不。要。因。爲。貴。賤。上。頭。分。了。界。限。我。雖。不。信。教。這。舉。動。却。合。了。耶。穌。一。切。平。等。的。一。句。話。如。今。入。世。較。深。反。不。能。像。小。時。心。地。純。潔。世。網。困。人。真。是。可。歎。我。哥。哥。比。我。大。七。

歲放學回來。同我們一起頑耍。我嘗和他。揸拳。擄袖。講究。決鬥。又在庭中踢球。所以我母親常說他有兩個兒子。

諾爾曼省好克脫地方。我們有避暑別墅。是臨海建築的。有一天子我在那裏鬧了一個笑話。我因爲拘束的發慌。常說要逃走。那天我要到海灘上去。保姆只是不許。我氣不過。心想今天總要逃了。到傍晚時。趁人不提防。就溜之大吉。出門之後。不知東西。只在街上亂走。初起甚是高興。後來乏了餓了。天也黑了。不免慌張起來。世界上衣食住。是要做工換來的。因此緣故。所以富的要驕。貧的要傲。賤的弄得人不能自由。我却那裏知道。忽然想起街西邊莊上。有一個賣萍果的老婦。曾到他家去過兩次。我就尋到這老婦家裏。看見萍果。就攬一個。也不告訴他是逃走出來的。後來僕婦尋了來。他們說道。不見了我。到處尋不著。知道逃了。但是料定你沒有好多肚腸。一定到這裏來的。不道尋個正著。然而已是吃驚不小。又央告我不要對母親說。否則僕婦們可吃不了。我聽了得意。益發拿逃走嚇他們。誰知上了當。看守

却格外嚴密。

我和姊姊到聖西安女教堂上學。是脫離家庭專制的初步。皇族中人沒有一個不愛裝飾。頭上珠的。翠的。手腕上金的。玉的。壓得人甸沈沈。介重實是搗氣。我不肯裝飾。都說我性情孤癖。不合時宜。自從到了學堂。著著深藍色制服。和別的學生一樣。沒有許多累墜。却合了脾胃。休息時和同學在操場頑耍。更是合意。所以天纔黎明。就鬧著要進學堂。晚上歸家。已是倦極。晚餐纔畢。沒有離餐室。已睡著了。明天宮中人都在黑甜鄉中。我就立逼著保姆送我學堂裏去。這是說我們在法蘭西時候。若在西班牙。可又要鬧公主的體制。請教習到宮裏來教我們。一定沒有如此自由。照此說來。我到要謝謝革命呢。

有一天姊姊戴了耳環到學堂裏去。先生說教會規矩。不准戴的。伸手去扯他。一閃。却拉出血來。我大怒。幾乎要打先生。後來告訴保姆。保姆教訓我道。不要說是先生。就是平常人。亦不可打我。我道。除非人不打我。我就不打人。保姆道。你是公主。誰敢打

你呢。我就大大不樂說道。如此豈不是永遠不能和人相打麼。如今想來。我那時真有點頑劣。天潢貴胄的女孩子。應當溫文爾雅。纔是倒說要和人家打架。不成了笑話麼。

我的心思和身體一般的活潑。人家說我做事希奇。多不可解。其實世上的習慣。真不可解呢。我家僕婦大半不能讀書識字。毫無知識。開口就是鄰家鷄生蛋。不然就是迷信話。頭真是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要對他們談天。不如讀書。但是我歡喜的書。又很少。家裏除了幾部高文典冊。就是聖經。那聖經叫人見了頭痛。只有一冊法文的魯濱孫絕島飄流記。和及而司 Julea Verne 幾冊游記。書中所述游歷冒險的事。我却愛讀。我所以不喜歡聖經。有個緣故。那聖經上面可疑之處很多。可怪先生却不准我問問了。是要受罰的。有一次教堂裏女先生講創世紀。他說世界是造物主造成的。沒有造物主。就沒有萬物。我問那一個造物主。他如何造成世界。他說這事是神祕的。我們不能知道。我問既不能知道。這造世界的話是誰說的。他就發怒。

罰我休息時抄獵心 Racine 的詩數頁。他們用這宗方法勸人信教。何能使我心服呢。可笑。我們僕婦也信教。信得不知所云。其實只是盲從蠢人。不知懷疑。所以一輩子沒有知識。我要說句過分的話。無意識的信教。像我們僕婦一般。正多著哩。還有一件可笑的事。信教人褲子上常有一個大袋袋裏一個小盒盒裏裝著聖像。記功牌。這是信教人必要的條件。我和姊姊褲子上都有的。他們常和這盒子接吻。說是能救他們一切災難。我不相信。且嫌他累墜出空了。袋裝餅到學堂裏去。家裏人因我不信教。讀聖經時不肯正襟危坐。罵我頑皮不恭敬。只合生在美洲。因美洲是新天地。沒有許多繁文縟節。所以他們如此說。我因想若能趁船到美洲去。呼吸新大陸的自由空氣。總比家裏好得多。

我的性情直爽。氣質粗豪。學裏先生和氣待我。給我高帽子。反不歡喜。又不怕罰。先生姊姊都壓我不住。教堂裏照例不准有鏡子。我用紙糊在玻璃窗上。引同學去看影子。先生懲戒我。說我有意犯規。我說照鏡子有什麼不好呢。我兩個姊姊在教中。

有了享聖餐的資格。母親領了到教皇那裏宣誓。教皇說我頭髮好。眼精藍。像小天使。也給我享聖餐。回來之後。先生聽說我也享聖餐。就教訓我。說你資格不到。是僭越的。你自己要知道。我道不知道。便怎樣。難道教皇是錯了麼。他們却嚇得不敢則聲了。

人家說我母親不知愛惜金錢。浪費浪用。轉眼就不能過活。我聽了。大得意。就裝做教書教圖畫去賺錢的樣子。常和我姊姊說。將來出去自謀生活。如此這般。我以為雜在衆人中去競爭做事。各適其適。纔不辜負了天賦的心思耳。目他們安富尊榮的人。笑我孩子氣。其實他們甘心做廢物。那裏知道這當中有樂趣呢。

我們住在巴黎時節。常常到哈弗旅 Havre 去看我祖母。不是說我們貴族的血都是貴的麼。但我祖母却不是貴族。他是西班牙王非地難多第七 Ferdinand VII 的皇后。名馬利亞 Maria Cristina 因為寡居後。和一個侍衛結婚。失去他的尊貴。爲人聰明有決斷。我最佩服。單表他嫁侍衛的緣由。有一天。我祖母行過德馬里山中。

天熱忽然鼻衄起來。侍婦的手帕都揩溼了。血還不止。隨手向騎馬的侍衛手中要了一塊揩過之後。還他這侍衛將手帕吻了一吻。藏在懷中。我祖母却覺著不妥。舉眼看時。只見他雄姿英發。却是一條好漢。回想自己。不該向這人要手帕。不覺羞澀起來。一時不好說什麼。有個侍婦就說。這人怪可憐的。明日就要發配到古巴。或是菲律賓去。大約這人人緣很好。所以侍婦有替他乞憐的意思。所犯何罪。却說不明白。祖母聽了。却也躊躇。明日查明。不是什麼緊要罪名。祖母就用皇后的特權赦免了他。後來不知怎樣。彼此有了情愫。他老人家却做出破天荒奇文。犧牲了皇后的尊貴。與這非貴族的侍衛自由結婚。照西班牙的成例。可不能夫以妻貴。結婚之後。就同後夫到哈弗旅居住。做了尋常百姓。這舉動自然非禮。但他是我嫡親的祖母。又極歡喜。我所以不免阿私。所好總不以爲不好。就算是慚德。畢竟沒有連累他人。不比病民蠹國遺臭萬年。又何必替他諱飾呢。

我父親名法朗西士 Francisco 是革命前國王同我母親是中表兄妹。軀體短小。

性情恬淡。寡言寡笑。拘拘于禮節。革命後不與聞國政。頗能怡然自得。大有視富貴如浮雲。棄王位如敝屣的氣概。有時住巴黎。有時住依賓納邸第。同我母親結婚。是爲貴族的關係。不全爲感情。伉儷如何。我年小不得知。但我們父子之間。蹤迹是疎遠。見面時不過照例問安。就是母親對待我們。也是皇后體制。不是慈母身份。總覺尊而不親。所以我終竟贊成做百姓呢。家庭之間。最親愛的就是我哥哥。他不迷信宗教。精神活潑。歡喜運動。同我最合脾胃。我最初讀書識字。都是他教的。可惜他在學裏。不能常和我在一起。他先在維也納大學。後來又入倫敦陸軍大學。後來就回國做君主了。

我常說法國話。不大說西班牙話。我母親不會說法國話。談天很費力。流寓在法國時。母親常常接見本國政治家。他們說的。我亦不甚留心。母子之間。除了晚餐時和禮拜日。幾乎沒有見面時候。因此益發隔膜。但是天倫之樂。雖不如人。却養成獨立性質。我曾經不靠書籍的勸誘。自己提高眼光。舍小的近的。而圖遠大。惜乎未能如

願若無二次革命我不回本國做貴族操何職業雖不可知有自衛的技能是靠得住的。

二次革命卒然而起。實是夢想不到。那時我纔十一歲。正在發憤預備將來在社會立脚。忽然母親召我們去。說哥哥亞方朔已被舉爲西班牙王。以後可以恢復我們固有的地位。我們須預備著回國。可是你的舉動須要小心。地位不同。不能仍前那麼放誕。我唯唯應著。見母親歡喜我也歡喜。但照母親吩咐。却將我磨拳擦掌的興致全個兒打消了。教堂裏先生聽了。只個消息頓然待我們更謙和些。同學也熱鬧了許多。祝賀我們前途的幸福。但我却像不知金錢用處的女郎。驟然襲了巨產。反覺得不知所可。這時西班牙人到東宮來的絡繹不絕。反對我們的共和黨人和放逐母親的幾個主動人物也都來了。可怪母親待他們極謙和。他們又極恭敬。極恭維。像是向無惡感似的。如今飽嘗世味。這一點玄妙自然明白。但當時可真不知葫蘆裏甚藥。只是納悶。不過想到回西班牙。可以和哥哥在一起。却甚得意。要知道我

們若何回國。下文再詳罷。

好景當前。隨意流覽。祇覺怡情悅目。忘却道路遠近。等到興盡回頭。只見來時途徑。在蒼蒼翠微之間。自己可要詫異起來。人生在世。就是這個話了。我從法國學堂裏。平民學生的地位。平空做了西班牙皇族。前後處境。判若雲泥。回首前塵。那得不感深今昔。歸國首途之日。就有許多西班牙命婦。長途跋涉的。到巴黎來迎接我們。其餘抱著自利主義。前來攀龍附鳳的。更不計其數。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還沒有出法蘭西國境。立刻鬧起皇族排場來。咳。炎涼異致。原來只在反手之間。

到得聖及痕海口。聽說停泊著西班牙戰艦一艘。是政府派來迎接我們的。遠遠望去。只見廣場上面。水軍擺著隊伍。鮮明的旗幟。在日光中招展。耳朵裏聽著禮礮隆隆。介響個不住。當這情景。我們保姆。比主人還要高興什倍。普通人情。多半是因。人而熱。只也難怪他們。皇族中人。觀瞻所係。一舉一動。都要做出莊嚴尊敬的样子。因此緣故。我却大大失望。一步不能多走。一句不准多說。除著家族之外。談話也有禁

令。所有來謁見的人。無非千篇一律的恭維話頭。而且做出足恭的樣子。教人看著也是喫力。就是在船上。也不能隨便散步。去看水手們做事。祇可住在特備的御室裏面。或是到站班侍衛住的所在。但是彼此不得交談。我們處境。大約像下級軍官。受著軍律束服一般。平民自由。可是一點沒有。若是到甲板上走走。就要傳呼侍候。纔出室門。一羣人來擁著。尋常吃飯。自然是食前方丈。態度却要如對大賓。但有一件差強人意。因那御室裏容不下許多人。他們替我另備一臥室。到是很空曠的。不多時到了祖國生湯佗海口。他們開一個歡迎大會。把我頭多鬧痛了。當我們進城的時候。坐的是四匹馬拖的敞車。車前是荷戈執戟的侍衛。再前面是身著軍服的大臣。前呼後擁的是馬隊憲兵。走過街上。我向前望去。只見日光中。密陣陣的紅黃色旗幟。別的都不看見。馬路兩旁。接踵駢肩。只見萬人攢首。有在樓窗上的。有在露臺上的。甚至於有爬在屋頂上的。當我們車子過去。兩旁的花球雨點般擲來。這是表示他們的歡迎。但那花球因為要趁手擲得遠。却很有點重量。我們只得用蔭